

北极村童话

作者：迟子建

假如没有真纯，就没有童年。假如没有童年，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。

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、发生在七八岁柳芽般年龄的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大轮船拉笛了。起锚了。船身在慢吞吞地动了。

妈妈走了，还有姐姐和弟弟。我真想哭。妈妈真狠，把我一人留在这了。瞧她 站在甲板上向我招手，还不时抬起胳膊蹭眼睛。她哭了。

留下我，刚走，就想了？真好玩。我不愿意看她，更不想跟她招手，让她走吧。

狠心的妈妈，我恨你！

记得有一次，妈妈边刷洗毛主席石膏像，边跟邻居王姨唠嗑。我只不过说一句：“妈妈，给毛主席洗澡，怎么不打香胰子？”回答我的是一个火辣辣的嘴巴：“看 我不把你送姥姥家！”

还有一次，我听收音机，乱调一气。猛然，收到了一个很好听的曲子。我听迷 了，妈妈和爸爸也都听迷了。后来，里面传出了：“莫斯科从“播电台，这次…””， 吓得妈妈啪地关了它，并飞速地拧了调谐钮，冲我道：“乱捅！就该把你扔到姥姥 家，总也别回来！”

于是，甩下了我这个淘气的、爱说的、不听妈妈话的孩子。好了，现在什么都 可以说了。姥姥家里有大空房子，你可以说个痛快了。

船更远了。渐渐地，在我的眼里，它变成了一条小蝌蚪，在奔腾的江里跳着。

一手攥着石子，一手挥舞着柳条棍，在沙滩上玩了一会儿，我又想哭了。鬼知道，我为什么要哭。我使劲抽了一下鼻涕，仰头望着天。

天上缀满了云，雪白雪白的。它们有的像兔子蜷在那睡觉，有的像猫在捕捉老鼠，还有的像狗、像鱼。它们自由自在地游着、飘着。天真大！它能容得下那么多的云。云多好啊，它可以睡觉，可以奔跑，可以俯身看到树木花鸟，可以仰头望见星星月亮。对了，听爸爸说，云还可以化作雨、变成雪呢！

天热极了。嗓子要冒烟了。姥姥抹够了眼泪，在喊我了。

姥姥是小脚，一走一摇，像是扭秧歌。我不愿意和她一起走，便挣开她的手，向前跑。跑累了，再停下来。看着姥姥走路的那副样子，我忍不住喊：“鸭子、鸭子快快走，跑悠跑悠上高楼。高楼有个松树塔，一咬一半拉。”

这话可把她气坏了，她边追边喘着，喊着：“骂姥姥，天打五雷轰！”我便又跑，摇晃着柳条棍，东捅捅，西戳戳，好不快活。

糟糕死了，我把蜂子窝给捅了。一个个小黑绒球向我扑来、压来。立刻，嘴肿了，脖子上，屁股上，都火辣辣的痛。

姥姥赶来了，急得直掉泪：“看看，当妈的刚走，闺女在这就…咳！”见我哭得凶，她就吓唬我说，“快起来，要不天兵天将该来了。收拾了你，姥可不管。”

我害怕，抹干眼泪站起来，顺从地趴在姥姥背上。

一颠一颠地，走啊走啊。我累了，渐渐地睡了。等我睁开眼，迷茫中，我就看见了姥姥家的大木刻楞房子。

大木刻楞房子是新盖的，房梁上还拴着红布。姥姥说，那样可以避邪。房子大，进门是厨房，东西各一间屋。西屋门帘上钩着花，炕上有一床猩红色的缎子被，南窗下摆着一张黑漆桌子，上面放着镜子、香粉和雪花膏瓶。这是小姨的住处。我和姥姥住东屋。屋里一溜大炕。炕上油着蓝漆，光滑滑的。躺上去，忍不住要打几个滚。

晚间，我和姥姥睡一个被窝。她给我讲故事，净是鬼和神，可有意思呢！我爱听，听完了又害怕，便把身子缩在姥姥的胳肢窝下，死死地抓住她的肩膀。

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喜欢过晚上。左邻右舍的人挤在厨房里，卷着烟，呷着茶，天南海北地聊，我可以支着下巴听个够。

白天的日子就不一样了。姥爷打完更，喝了酒就去菜园；姥姥白天总不着闲，剁鸡食，采猪菜；小舅白天上学，学校离家路远，中午不回来；小姨到队里干活，中午回来，吃了饭就躺在炕上睡。我多么恨白天啊，恨这夏天的白天！

白天太长了，太热了，太让人气闷了。我想念家乡的伙伴。那时，多好啊。有一次，我们好几个人去偷母娘娘家的黄瓜。这个臭婆娘，坏着呢。人家的小鸡进了她家园子，就用石头给砸死，褪了毛，扔进油锅。她家的黄瓜刚做钮，黄花还没落呢。我们一人装一兜，跑到小树林，吃个精光，然后再返回去，看母娘娘骂仗：“哪个杂种，偷吃了你姑奶奶的黄瓜，让他不得好死！是男的，吃饭噎死；是女的，生孩子憋死！”

她跺着脚，叉着腰，唾沫星子四溅。

可这里呢？整个一条街，只有三个小孩：兰兰、小宝和我。

兰兰跟我同岁，长得比我好看多了：大眼睛，小嘴巴，就连那薄嘴唇，也是红鲜鲜的。她家穷，孩子多，妈妈常年有病。她总要在家看弟弟和妹妹，很少出来找我。我到她家，她妈又不高兴，指鸡骂狗的，说我招她偷懒了。

小宝是李奶奶四十岁时得的独苗。娇得了不得，六七岁了，撒尿还得用人把，动不动就像小姑娘一样哭。李奶奶不让他出来，怕他跌跟斗摔了腿，又怕他不小心跌进井里。

他们都不出来，我就一个人玩，到菜园里捉蚂蚱、蝈蝈，把大个的留下来，装到小舅给我编的笼里，塞进倭瓜花给它吃。看腻了，就到房后去做泥人。

姥姥家房后有个小洼兜，一下雨使淤好多水，水泡得边缘的土粘粘的。我把它和面似的揉一堆，我每天可以做好几个泥人。我偷偷用姥爷的小木盒里的西瓜子，给泥人当眼睛；又把小姨的胭脂膏子，悄悄抹在了小泥人的嘴巴上。

听姥姥说，大舅那年回家，带回好几个大西瓜。吃完后，姥爷就把子拾起来，装到那个盒子里。他平常从不动它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却逢人就要打开说：“这是大儿抱回的西瓜，吐的子呢！”等到别人连连点头，啧啧夸赞，他才满足地小心翼翼地放好。那样子，就跟他喝酒时，慢慢地端起盅，轻轻地抿，生怕弄洒、喝漏了一样。

就在西瓜子少得不能再少的这一天，他说着说着话，冲我喊：“灯子！听见了吗？灯子！把那个瓜子盒拿来。”

我吓得打了个干噎，憋了好半天，直着眼说不出话。姥姥捶我的背，才顺过一口气来，委屈得我哇地一声哭起来。

“老丧门星！灌够了猫尿，”姥姥咬牙切齿地骂着，“高音喇叭似的，吓死人！”

我就势倒在姥姥怀里，故意大声嚎哭。

姥爷没趣，晃着身子站起来，对人家说：“不看了，不看了。看也没用，没用哇。”他从姥姥怀中把我接过去，慢吞吞地走到菜园。

这是他第一次抱我啊。

暖洋洋的太阳，照得菜园泛着一层青光。柿子已经拉红丝了。

他把我放在地上，弯腰摘了个半青半红的，放在我手里。他以为我真的吓着了，摸着我的头发，说：“灯子好，姥爷再不大声说话了。吃吧，等到大秋，红透了，都留给你。”

我茫然点点头，赶忙咬了一口。恰巧咬到青的那半上，涩得我直想吐，但最后还是把它吞了。

姥爷不知怎么了，这几天话特别多。小舅说他想大舅了，大舅已经三年没回来了。

“爱吃西瓜吗？”他问我。

我慌忙点点头，想想不对，又赶忙摇摇头。他并没在意，只管说：“你大舅那次回来，就带回了大西瓜。红瓤的黄瓤的都有。吃起来沙凌凌、甜丝丝的。”他醉了似的，眯着眼，惬意地有节奏地拍着腿。

“东头的老苏联，见过吗？”

“谁？”自从住到姥姥家，我还不曾到东头去过。

“咳，说这些做啥。不说了。”

他扔下我，竟自蹒跚着走了。

气得我把嘴巴噘到鼻孔上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跑到房后，把小泥人身上的西瓜子都抠出来，用淤水洗好，放到衣襟上搓干净，一粒一粒地摆在小木板上。

谢天谢地！姥爷几天不看盒子，也没有人到房后去。西瓜子不知不觉地干了。趁没人时，我把它们送了

回去。

西瓜子的事总算平息了。姥爷又闭紧了嘴巴，不说一句话，阴着脸，闷闷地喝酒。

太无聊了。天气义闷又热，像捂在蒸笼里，除小姨外，其他人都蔫了似的。

小姨好高兴。她吃了饭，就梳那又光又黑的大辫子，往脸蛋上扑粉。打扮好了，就前后左右地照镜子。也不告诉家里人，就偷偷地溜了。小舅告诉我，小姨去找开拖拉机的张舅舅。

天旱了。小泥人被晒裂了身子，烫掉了胳膊；老母猪趴在圈里，一声不响地晒大肚皮，小鸡小鸭都猫到阴凉处。

尤其是傻子狗，晒得更可怜！

姥姥家的门前用铁链子拴着一只狗。它的毛黄黄的、茸茸的、长长的，风一吹，泛着金灿灿的光。它的个头大，腿又粗又壮，一跑起来，抖着满身毛，威风凛凛的。这样一条好狗，却被唤作“傻子”。

傻子可厉害呢。姥姥说，有一次，它把看地的大爷咬得腿肚子直窜血，因此被揍了个半死，尾巴上的毛也被剪掉了许多，拿去给人家敷伤口。从那以后，它的脖子套上了锁链。

我怕这条狗，不敢接近它。只是远远地站着看。姥姥说，狗是不咬自家人的。可我还是怕，总觉得它的眼睛像冒着火。

天这么热，它也没精打采地趴在柞木障子下，长伸着舌头，呼呼直喘气。我试探着端盆凉水，慢慢地蹭近它。它似乎有要站起来的意思，可只是身子动了动，却没能成功。我把盆放到它旁边，轻轻地蹲下，胆突突地抚摸着它的毛。它得意了，仰着身，斜伸着腿，微闭着眼，缩着头。我便又使劲搓它，搔它，捶它。

它终于被我征服了！我有了新的伙伴。

新伙伴跟我是友好的。每天吃饭，姥姥都要蒸暄腾腾的馒头。吃饱了，我也要再拿一半，捏在手里，装作往嘴里塞着向外走，姥姥总要说：“吃多少拿多少，糟踏粮食可伤天害理哪。”我就说：“我还没吃饱哪。”不管她怎样唠叨，就倏地跑出屋门，来到大门口。

傻子一见我，一骨碌挺身起来，斜伸着前腿，探着脑袋，狠劲晃着尾巴。我坐在地上，它立刻趴下，把前爪搭在我腿上。我把馒头塞进它嘴里，看着它大嚼大咽，心里禁不住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和胜利感：傻子是我的！

晚饭后，屋里传出了洗碗的叮当声。姥爷叼着旱烟又蹲到菜园去了；小舅编笼子，好到大江去捕鱼；姥姥拎着猪食桶，一出门就嘎父父地叫着；我的任务是圈鸡。到仓库的袋子里抓一把小米，把它撒在纸箱里，小鸡就傻乎乎地跳进去，唧哧哧地点头啄着吃。遇到调皮的，站在纸箱边，探头探脑，我就得把它扑下去，蒙上纱布，把纸箱端到大厨房的南墙根。

做完这件事，我可以抱着傻子看天。傍晚的西边天才好看呢！

太阳沉下山了。天边飞着晚霞，深一块，浅一块的。它们有的大红，有的粉红，有的则金黄。那大红的像炉膛的火，粉红的像小猫的舌头，金黄的像大公鸡的尾巴。它们深的颜色变浅了，浅的更淡了，星星就眨着眼跳出来了。星星一跳出来，邻居家的猴姥就大着嗓门来聊天了。

猴姥讲故事最有一套。讲鬼神时，不是眯着眼乱哼哼，就是张着大嘴，捶胸顿足。这样，她常常要把烟头掉在裤子上。好在她的裤子脏得很厉害，铁皮似的，所以也不会烧出眼。

厨房里弥漫着呛人的黄烟味、汗泥味。我听累了，听烦了，就出来透口气。

夏天的夜晚凉爽极了。青蛙在江边不时地呱呱着。满天星星密布，空气真新鲜。傻子知道我出来了，就唔唔地叫着。我跑上去，搔它。

“傻子，你看，天上哪颗星星最亮？”我扳住它的脑袋，让它望天。它乖乖地仰着头。

我又问，“傻子，你看哪颗星星像我？”它只管晃了一下身子。“大笨蛋！真是‘傻子’！”我骂它，按它倒下，自己忍不住咯咯地笑。

“黑更半夜，在外面笑什么？快进来。”姥姥倚着门框喊我，我赶忙撒腿往回跑。回到屋里，猴姥那颠三倒四的故事快讲完了，我跳上炕去铺被，待我磨磨蹭蹭地做完，猴姥的大脚片子已经响在院中了。

姥姥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口，闩上门，拉上窗帘，洗过脚，我们便上炕了。

我睡不着了。我在想姥爷，想那天他到大菜园里对我讲的话。我越想越奇，忍不住推醒姥姥，问她：“‘老苏联’是谁？”

“东头的。”

“是站在窗前就能望见的，那个种了好多毛嗑的人家吗？”

“嗯。快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”

姥姥是要早起，姥爷打更回来，才早上五点多钟，她就要做好了饭。我不再问她，等她睡熟了，我从她怀里挣出来，拱出被窝，痛快地大喘了几口。我在想，东头那个大木刻楞房子，里面住的老苏联是什么样呢？

这一夜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见东头的大木刻楞房子里住着一个老太太，她站在黄灿灿的葵花下，抛给我好多好多的石子。她告诉我说，这些都是黑龙江的石头。她还说，她要把这些石头磨得圆圆的，用锭子扎出眼，给我穿个项圈戴。

天大亮了，太阳升得老高。

院子里，飘着鱼腥气，小舅坐在木墩上挤鱼。鳞光一闪一闪的，像星星在跳。他挤完了，拌上盐，串上铁丝，挂在墙上。

小鸡们蹦跳起来了。我把盆子当中肠子之类杂秽东西捞出来甩给它们，剩下的红浆浆的汤倒在猪槽里。然后，再把盆冲得干干净净。

这样做，小舅一高兴夸我，我可以就势要两条小鱼，给傻子吃。

吃了饭，各自忙各自的了。

我沿着干得裂了缝的田埂，向苞米地走去。姥姥家的苞米地紧挨着老苏联的菜园，现在，苞米已经吐出了棕红的缨子，我掰下一截甜秆，塞到嘴里嚼着，吃够了，向那个房子望去；满院子的向日葵，黄泥抹的墙上挂着一串鲜红的辣椒、一串雪白的大蒜和一把留做菜籽的香菜。

房门开着。在我记忆里，它似乎从来没开过。可它今天确实实开了，不是梦吧？

走出来了，是一个高高的、瘦瘦的、穿着黑色长裙、扎着古铜色头巾的老奶奶！

她一步步地移过院子，推开园门，贴着豆角架过来了。

我站在苞米地，她站在那里，隔住我们的，是一排低矮的、倾斜的、已经朽了的柞木。

我的心打鼓似的咚咚直跳。

“小姑娘，小姑娘。”声音很慢，有些迟钝，“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啊？”

“我采猪食。”

“采什么菜啊？”

“灰菜、苋菜、车轱辘菜，还有钉锦儿、朱香芽！”

她格父干笑着，嘴不停地动，好像在嚼什么：“采猪食，怎么不拿篮子呢？”

“我先采，放在这。中午舅舅来取。”

“几岁了？”“七岁。”“上学了吧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愿意识字吗？”“愿意！”

回答得干脆利索，我想她一定会满意的。

她把着柞木杆子，我也把着。我仰着头，她低着头，我们的眼光相交在一起。我分不清是不是梦，顺口说出来：“你是老奶奶！我见过你。你不是答应给穿个项圈戴吗？”

我用手在脖子周围比划着。她先是睁大了一下眼睛，随后拨着障子，伴着一阵咔嚓咔嚓的柞木杆倒下的脆响，她倾着身子过来了，死死地搂住我！

“是奶奶的孙女！是奶奶的孙女！”她的胳膊像把大钳子似的牢牢卡住我，我的脸被她亲得直发烧。可能她听到了我的哼哼声，她松开我，我终于可以大口地喘气了。

“奶奶，黑龙江的石头能磨圆吗？”

“能。能磨圆的。”她肯定地点点头。

“那就好了。”我放心地笑了。

不知不觉，我跟着她，穿过菜园，来到院子，走进屋门。

屋子不大，却很干净。墙粉刷得漂白。正房里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黑色挂钟和钟下面的紫檀色桌子，桌子旁边是一把黑木椅。

她按我坐下，拿出冰糖，摘掉那条古铜色的三角巾，连转了几个圈，对我说：“吃吧，再给你烤毛子嗑去。”

她到厨房去了。不一会，她用铁片托着毛子嗑出来了：“吃吧，香，新烤的。”

她兴致勃勃跳起舞来。

我看着她起舞，跳得又快又急，全不像姥姥，就连胸脯也是高高挺着。

“奶奶，你脚大么？”

“大哟。”

“我姥姥怎么是小脚？走道像鸭子，一扭一扭的。你的脚怎么大？”

“长的呀。奶奶不缠脚。”

她翻出了扑克、跳棋、识字课本、陈年的蚕豆，满满地堆了一桌子。

她说她要教我识字、唱歌、剪窗花、做面人。她跟我说，上她这里来不要对别人讲。

当然，我全部同意了。

回家路上，我看着天也想笑，看着地也想笑。每一片白云，每一片绿叶，都那么亲切。我哼着歌，踩着发烫的土地，蹦蹦跳跳回来了。

傻子迎上来，我像奶奶搂我那样，死死搂住它，贴着它的耳朵，悄悄说：“傻子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可不许对别人讲。”

午饭后，空气更加燥热、沉闷了。不一会，起风了。云变成了淡灰色，挤成一堆，抱成个铅灰色的大团。

风逝了。燕子呢喃而下。细细的雨丝像一根根银色的绣针，一古脑地扎向地面。

鸡整齐地排成一溜，哆嗦着翅膀，站在房檐下。傻子却得意地踏着爪，不停地用舌头舔那湿漉漉的毛。

姥姥高兴得磕了三个头，不住地叨叨着：“没白求雨，可不，说来就来了呢。”她走到窗前，满心欢喜地瞅。她的眼眶里有水珠。莫非是雨扑打进去的？

我望望窗户：窗子关着，雨水顺着玻璃一道档地往下滴。那么，姥姥是兴奋得落泪了。

我搬了个小板凳，站在上面，把着窗台向外望：雨下得更大了、更急了，地上冒起好多水泡，像我踢毽子用的铜钱。

我在想东头的老奶奶。她现在做什么呢？

对了，她怎么就一个人呢？

我真想立刻就弄明白它。我想问姥姥，可一想起老奶奶的话，立刻打消了那个念头。

大雨停了。草丛中的蚂蚱蹦得欢，蝈蝈也叫得脆声了。傻子满足得直舐蹶子，小鸡们不停地刨着湿乎乎的土。

姥姥抱柴做饭了。厨房里传来烧火的僻啪声和嚓嚓的切菜声。姥爷从炕上爬起来，穿上长统靴，拿着铁锹，跳到猪圈里起粪去了。

我穿上塑料凉鞋，向老奶奶那跑去。

山雀赶在我的前面蹦着。它们好像刚出窝，还不会高飞，只是贴着地面，吃力地抖动着稚嫩的翅膀。东北角，扬出一条彩虹，像是一座五颜六色的桥。

我屏住气推开那扇门。我怕老奶奶睡觉。

是开门使屋里亮了，还是我不小心弄出了声？反正，她马上发现了我。

“噢，好大的雨，雨好大呀！”

她奔过来，蹲下身，拍着我的脸蛋。

“奶奶，你的裙子像喇叭花。”我扳着她的肩，对她说。

她努着嘴，紧眨了两下眼睛，端着肩站起来，慢慢转一圈，又突然蹲下，惊叫道：“看对了。是像喇叭花。聪明的乖乖！”

她抱起我，推开门，绕到房后，放我到地上。

这回轮到我惊叫了。野草中开着五颜六色的牵牛花。奶奶一种颜色掐了一朵，插在我头上。几只黄蜂嗡嗡着飞到头顶，吓得我一把抱住她。

“咋了？咋了？”

“蜂子！我怕蜂子！”

她笑着，抱起我，用手抚着我的脑门，边走边唱道：“黄蜂好，黄破破破破其不蜇我的小宝宝。给你花粉吃，给你好花粉，只要你不来，吓我的小宝宝。”

我笑了。见我笑了，她也笑得更厉害了。身子不住地抖着，我趁势滑下地，噔噔地跑进屋。

她端来一盘新煮的蚕豆，一颗颗地把皮剥掉，再把它一颗颗地送到我嘴里。那 豆又香又软，我忘了回家。

“奶奶，你家怎么就你自己？”

她略微仰了下头，眼窝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，又没有了。她往嘴里塞着蚕豆 皮，又慢慢吐出来，弄了一裙子。

我这样问，老奶奶怎么会不伤心呢？我打算搂住她的脖子，就势撒个娇。不料， 她笑着说了：“不早了，看你姥等急了。是吃饭的时候了。”

“噢。”我答应着，站起来，磨磨蹭蹭地向门口走。推门时，忍不住回头看了 她一眼。

“倒忘了问了，叫什么名儿啊？”沙哑的、夹着痰的、含糊不清的声音。

“迎灯。我的小名。妈妈说，生我的时候是正月十五，天刚擦黑，还没点冰灯 呢，爸爸就给我起下了这个名。”

她又发出一阵骇人的笑声。吓人的老奶奶！我一溜烟跑回家，死死地抱住傻子。

“跑哪去了？一天不着家！喊你姥爷吃饭。”姥姥把刷锅水倒进猪槽里，尖着 嗓子招呼我。我放开傻子，木木地走向菜园。

姥爷光着大脚片子，裤腿挽到膝盖，两手相抱着坐在垄头。风吹来，菜园泛起 一层青茵茵的光。姥爷的头发蓬蓬着，随风飘动，阴沉沉的脸上，两只眼睛定定地 瞅着什么。

我捂着胸口，迈过昏黄的、摇荡着波纹的小水洼，立在他背后。他全然没有发 觉。

“一年了，柱儿。没把你的……死讯，告诉你妈。不怪、我，你妈，她，会受不住哇。”

嚤嚤的泣声，他的身子向前倾着，头不住地低着、低着，一直低到膝盖。

彩虹走了。天空纯净得像一弯清水。

好久，他才抬起头，哆嗦着手，在衣袋里抠摸了好久，才见他捏出一个黑莹莹的东西来。

“西瓜子！”我惊叫道。

他浑身一抖，慢慢地转过身，放下裤脚，说：“姥爷种西瓜。等结了果，给你吃。”他蹲起来，抠个坑，让我把子放下去。

“还赶趟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赶趟。大秋就成了。”他抓起一捧土，细细地搓着，均匀地撒在坑里。

我和姥爷关上园门，走进屋子，姥姥在里面骂：“老的老小的小，哪有一个不叫操心的！赶明儿告诉柱儿，再回来，可别给那老孽障买东西。弄点子西瓜子啊，今儿看，明儿摸，真比见着儿子还亲。”

我猛地冲进屋，揪住姥姥的衣襟：“谁叫柱儿？”

“‘柱儿’也是你能叫的吗？没大没小！”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你大舅！”

柱儿是大舅，大舅怎么会死呢？不敢告诉柱儿他妈，柱儿他妈不就是姥姥吗？

“姥姥，你是柱儿他妈？”

“嗯，咳、咳。”她笑歪了身子，洒了一衣襟粥，“我不是柱儿他妈，谁呢？生柱儿的时候，难产哟，差点没把命搭上。”她从贴墙的铁丝上拽下抹布，捣蒜般地扑弄着米粒。

“快吃！凉了！什么都好问！”小姨把碗推到我面前，狠狠地瞪我一眼。

“我不饿！我不吃！谁希用你管，对象去吧！”

她摔下筷子，跑到西屋，门被砰地一声关上了。

自知闯了祸，我满心不自在地走出屋。

晚霞将要下去，天上变成了灰蓝色，远山被罩在一片水雾之中，显得空旷和迷离。

傻子迎着我走来。我无心理它，径自向前走着。它委屈得呜呜叫着，抗议般地跺着脚。

也不知走了好久，前面是江了。

啊，江，你迅疾地、不停地流，你不觉得累吗？真像个贪玩的野孩子，一躺到这儿，就忘记了吃饭、睡觉。

你已经变野了，不停地卷起一道道波浪，一簇簇水花。即使这样，你还觉得不过瘾，于是，就在自己的胸脯上切下一块块肉，甩到沙滩上，化成五颜六色的石子。

瞧你，是不是看我来了，又播撒出一片亮晶晶的碎光，吐出一朵朵白莹莹的莲花？哦，你点头了，不住地点头了。你这北极村的野孩子！

沙滩多好。又松又软。我怎么才第一次感觉到？五颜六色的石子，圆的、方的、长的，很多，很多……

被小舅从江边抱回来的路上，我一直在哭。

天边钩着一弯淡档的月牙，无际的星星像蜡烛的火苗，不住地跳着。

我的泪把小舅的领口全弄湿了。我羡慕江，甚至有些恨它。它洋洋洒洒，阴天，狂热地亲吻条条雨丝；晴天，悠闲仰望浮游的云彩。

江啊，江，你一定知道奶奶为什么会那样骇人地笑，姥爷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。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

青蛙在江边呱呱地叫了。开始只是零零稀稀的几声，听起来，好像带着铃铛的马车在飞奔。

星啊，星，满天都是。我是哪一颗呢？妈妈不是说过，生我的时候，梦见一颗星星扑到怀里了吗？

哦，太累了。我感到头发沉、胸闷极了。眼前模模糊糊的一片，身上冷得直哆嗦，好像谁给涂了一层冰。我把头无力地搭在小舅的肩膀上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累极了，累极了。

我的眼前是五颜六色的小星星，它们晃啊、摇啊，红了，全是红的了，像新媳妇的盖头，像大公鸡的鸡冠；不，又是紫的了，千万颗的小豆豆。粉的、绿的、白的……最后是满眼的金色，像火星飞迸。

我终于睁开了眼睛。

白的墙，映着明晃晃的阳光，更白了。

荷包蛋和葱花的香味扑鼻而来。姥姥的眼里含着泪，用搓板一样粗糙的手一遍遍地抚弄着我的额头。

“灯子，灯子，起来吃吧。”是姥爷的声音。我把着姥姥坐起来，接过碗，很快，两个鸡蛋进肚了。细细的面丝也吞进去了。

我觉得舒服、轻松了许多。放下碗，我就要出去。我知道，这是中午，自己睡了一宿零半天了。

“哪去？”姥姥拽住我的胳膊。

“去玩。”

“不中。刚要好，夜里发烧才吓人呢！”

“发烧？我都说啥了？”

“你说你变成了星，还说要变成江，又说有个奶奶给了个什么东西……多着呢。”

“我提没提柱儿的事？”

“见天儿的叫柱儿，该是想你大舅了吧？”她说完，咳了一声，扯起前襟擦眼睛。姥爷急忙弓着背走开了。

没提柱儿就好。他是怎么死的？我不知道。只听小舅讲过。姥爷挨斗时，大舅抱不平，惹怒了公社书记，把他调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了。那年他才十七岁。他死在那个地方了吗？

姥爷多可怜，他死了儿子不敢大声哭，姥姥更可怜，她的儿子死了她都不知道，还当他活着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
“看看傻子去吧，它一大早就刨土，挣铁链子，疯了似的。”姥姥一边跪在炕上用小抹布来来回回地擦着炕，一边对我说。

我忘记回答，飞快地冲出屋。

果然，傻子在拼命地挣铁链子。它蹬着腿，冲刺般地一蹿，脖子上便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。没有挣脱，它嗷嗷地叫着，疯了似的又向前扑，铁链子被拉得绷直。

“傻子！”听到声音，它猛地一抖。它的腿由前倾变直了，铁链子也变松了。它迅速仰过头，望着我，烂泥似的瘫在新翻的泥土上。我跳过去，搂住它。它用舌头不停地舔我的手心。

“是不是我来晚了，你发脾气？你挣铁链子，是要找我去吧？”

我问它，它木然不动，毫无反应。等我站起来，要离开时，它又疯了似的又跳又叫。

“不走，我不走。”我揪住它的耳朵，按它到障子边。它明白似地点点头。

太阳由中天向西滑了，猪吃完食卷着尾巴回圈了。现在，我得去看老奶奶了。

“黄蜂好，换换换换换蜂不蜇我的小宝宝。给你花粉吃，给你好花粉。只要你 不来，吓我的小宝宝。”

老奶奶蹲在灶门前捅着火，努着嘴唱着。她的脸被火映得红光光的，深凹的蓝眼睛显得那样好看。

锅里滋滋地冒气了。白浆浆的米汤顺着锅沿淌下来，滴到她握火钩子的手上。她一惊，慌乱站起来，去掀那锅盖。我倚着门框，把小拇指含在嘴角。她放上碱，画圈似的用勺搅着粥。

“奶奶！”

她掉过身，把勺子扔到一边，扎煞着手，想要搂我。见我往后缩，她又垂下手，温和地说：“来了。吃饭了吗？”

“吃了。荷包蛋。”我不由咂了咂嘴。

“粥熟了，拌拌糖，再喝碗米汤。”

不等我回答，她径自从橱里拿出一只碗，用毛巾使劲擦蹭着。她把碗放到锅台上，从橱里的瓷罐里舀出满满一勺糖，磕到碗里，撒着米汤。

浮溜浮溜的一碗，粘稠稠的，啜一口，甘甜甘甜，像软软的胶皮糖。她捏着勺喂我。舀起一下，放到唇边，撮着嘴轻轻地一吹，再送到我面前。

喝完米汤，我就进屋了。

桌子上，堆着一摞小纸片。纸片上有画，也有字。奶奶吃完了，收拾停当了，搬来一把木椅，放到桌旁，与我对面坐下。

“认识吗？”她抽出四张卡片问我。

“鸡、虎、棍子、虫子。”

她笑了。捏着我的鼻子，说：“不是棍子，是‘棒’；不是虫子，是‘虫’。”她点着字教我，她把字样的画片推到我面前，又从抽屉里抽出同样的四张，对我说：“现在做游戏。虎吃鸡，鸡掐虫，虫嗑棒，棒打虎。我出一张，你出一张。背着出，再一起翻过来，看谁赢，记住了？”

“虎吃鸡，鸡掐虫，虫嗑棒，棒打虎。”我流利地重复一遍，故意把声音拉得长长的。我抽出一张老虎，用手心牢牢地按在桌子上，生怕她看见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老虎最厉害。谁能抵得过它？棒能打虎，老奶奶可千万不要出“棒”。万一她出“棒”怎么办，我的老虎不就没命了吗？

这样想着，我真想把它抽回来，再换上“虫”。让虫去嗑老奶奶的“棒”。可 她出的若是鸡呢？我的“虫”不也就完了么？

越想越着急。我的头都出汗了。

“奶奶查五个数，查到五时，一起翻。”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！”

我们一齐翻过来了。她押的是虫，我押的是虎。这怎么算呢？

“虎吃虫！”

“虫搔虎！虫蹦到老虎的屁股上，摸得它直叫唤。”

“才不是呢！虫子那么小，老虎一脚就能把它踩死！”

“瞎说！虫子灵巧，老虎可踩不着它。”她眨着眼睛，好像在气我。

“灵巧个屁吧。我见鸡要掐它时，它吓得跟小耗子见猫似的。”不知不觉，我的泪流出来了。

她也淌了泪，是因为笑。

“下雨了，雨哗哗，哗哗的雨呀流不停。填满了鼻沟沟，浇湿了小脸蛋。”奶奶用手指弹着桌子，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。

我止住了哭，也编排她：“眊搂眼，尖鼻子，长长的下巴肥肥的耳。白了毛还要穿裙子，开朵喇叭花呀，还是个臭黑的！”

她啧啧着嘴，搂着我笑了。我就把嘴贴到她耳朵旁，讲述我心中的秘密。

从这天起，我开始跟奶奶认字了。她每天教我五个，第二天去就考。着答不对，是绝对不准许吃蚕豆、嗑瓜子的。

太阳贴着山下去了，天色渐晚。猴姥的大脚片子又在院中响了。鬼和神的故事 对我已经失去了魔力。她们在厨房里讲，我就躺在被垛上，望着房梁，默念着白天学过的字，用手指比划着：“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狗。”……

猪，猪字太难写了！怪不得猪那么讨人嫌，原来它的字也烦人哪。

“小舅！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‘猪’字怎么写？”

“犬右加个‘者’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圆珠笔写在我的手心上，然后把笔往炕里一撇，晃晃荡荡地钻进厨房了。

神气什么？臭美！都那么大了，写个“猪”字也值得这么着？我想着，气得在“猪”字上打了一下。这一下，倒使我记住了它。

我四仰八叉躺着，望着房梁，听着猴姥的说话声，不由想起了那天我跟姥姥说的话：“姥姥，猴姥真埋汰。耳窝全是泥，大黄门牙也恶人。”

“什么都说，可不叫她听见伤心。她早先可不是这个样儿。”

“早先她干净？”

“是了。光光溜溜的，别说蚰子花，就连个灰星儿都不沾。”

“那她现在咋这样？”

“就打小日本鬼子军官逼她睡了一宿，死了几次没能成，她人呀，就成了这个 样子。”

“睡觉怕啥？”

“那可是丢人的事呀。你现在不懂，大了就知道了。”

小日本在漠河采金，霸占侮辱了许多人，花骨朵没开，就被风劫落了。它埋在 烂泥里，没有人再辨出它的颜色了。

秋风起了。嫩嫩的苞米粒变硬了，豆角叶变黄了，柿子晒红了脸，沉甸甸的倭 瓜拽折了枝蔓。房盖上，红一块、绿一块的，晒满了胡萝卜和豆角丝。

我帮姥姥把豆角子和豌豆子摘下来，穿上线，挂在房檐下。

小燕子练习飞了。它们飞累了，就歇在电线上。燕妈妈来来去去地给它们啄食。 练硬了翅膀，它们就要跟妈妈回南方去了。燕子要回家去了。北方太寒冷，留不住 它。可是，冬天过去，雪一化，春天就来了。春天一到，燕子又飞回来了。

我可不愿意走。我要走了，就难再回来了。我要在这，陪着奶奶度过这个寒冷 漫长的冬天。我将能学会好多字，学会乘除法，学会剪窗花、做面人。有了希望， 心中就舒坦多了。我变勤快了，帮着姥姥洗碗、剁鸡食、采猪菜。在做所有这些活 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：干完活就去奶奶那，快干、快干！

秋天过得太快了。土豆起完了，苞米叶子黄了，干巴了。蚂蚱越来越少，就连 鸡也不爱下蛋了。早晨起

来，还能望见白花花的霜。

姥姥到供销社买了每人两块月饼，八月十五到了。家里提前圈鸡、喂猪、做饭。晚饭时，我只喝了小半碗粥。我要攒着肚子，吃月饼。整整一年没有见过它了。

我坐在大门口，盼啊#####夜幕低垂了，月亮在山坳里不停地拱啊#终于拱出了一点，金黄色的、细长的、像是棵豆芽的月亮边。

我乐得一蹦老高，飞快地跑去告诉他们。

姥姥麻利地搬出桌子，把它支在院子里，端上一盘月饼，一盘柿子。姥姥说这叫供月。秋天了，忙活了一年的人们都该歇歇了。收成了一年的东西，拿出来供供月，求得美满吉祥。我听完姥姥的话，不由得想起了在家过八月十五时，与小朋友一起看月亮，边嚼月饼边哼歌谣：“蛤蟆蛤蟆气鼓，气到八月十五。杀猪、宰羊，气得蛤蟆直哭。”

我唱给姥姥听，她笑得直揉肚子。我想，别的地方过八月十五一定很热闹吧！杀猪、宰羊，搞得多隆重。我马上想到了老奶奶，谁陪她供月呢？

趁姥姥不注意，我摸块月饼，偷偷跑出去。

月亮全升起来了。它圆圆的大盘上，像是涂满了鸡蛋黄。我踩着零乱凋落的叶子，穿过苞米地，撞进院子，打开屋门。

老奶奶正用胳膊拄着脑门，坐在桌子旁。她见了我，又像疯了一样把我抱起来，抢了一个圈，亲得我透不过气来。

她从厨房里给我端来了月饼。那月饼是她自己做的。小小的，圆圆的，馅是青萝卜丝和白糖。月饼印着鱼和花的花纹。

我知道，奶奶只能自己做月饼。至于为什么，我好像明白，又好像不明白。我 把自己的月饼给她，因为买的月饼馅里有花生和芝麻。她捏了一小块，尝了好久。

我们吃完月饼，就手拉手，唱起奶奶编的歌来：“月亮升上来哟，宝宝他睡着 了。奶奶拿起绣花针，缝啊、缝啊，缝出个小鹿活鲜鲜蹦。太阳出来哟嗨，宝宝他 醒来了。奶奶打着阿欠哪，给宝宝穿上带小鹿的新衣裳哟！”

我唱着，晃着脑袋，觉得自己就是那歌中的宝宝。“出去看月亮吧。”唱累了， 也跳累了，我想出去玩。她答应着，戴上三角巾，扯着我的手，来到院里。

月亮升高了。它的左右飘着几朵灰蓝色的云。月亮里面绰绰约约的，好像有雾， 有烟。

她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。说是嫦娥偷吃了长生不老药，带着玉兔上月宫了。

我恨嫦娥。我想，她要是不偷吃那药，地上的人将会有许多长生不老的，包括 奶奶。她的头发全白了，牙齿也脱落了。她老了。有一天她会死的。

我伤心得直想哭。

“听着大江的水声了么？”

“听到了。”

“跟奶奶去江边玩玩吧。”

“晚间去，不害怕？”

“怕啥，大月亮呢。”

我顺从地把她的胳膊拽在肩膀上，向大江走去。

哗哗的水声，又轻又急。晚秋的江面，冷清清的一片。月光泻在江面上，像播撒了许多金子，一跳一跳的。

她给我讲白夜。说是夏至时，在漠河，可以看到北极光。拿一片小玻璃碴，把它浸入水中，可以看到好多色彩。

她告诉我，她的家在江那边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有绿草地，有很好看很好看的木刻楞房子。她说，她年轻时糊涂，跟着她爹糊里糊涂就走了，说着一个劲儿叹气。她还告诉我，她年轻时是一个很好看的人。还说，她有一个傻儿子，现在在山东，是她男人带走的。运动一到，那人胆小，扔下她一人，跑了。

她又唱歌了：又苦又涩的。唱得我听不懂。她说是他们家乡的歌。在这晚秋的江面上，回荡着这样的声音，我打了个寒战。

她拾了好多石子，用裙子兜着。她说，她真的要给我做个漂亮的项圈。

望着大江，我忍不住淌泪了。我悄悄地淌，再偷偷地抹掉。我不愿意让奶奶看见。

供月的桌子已经撤了。院子里没了水，潮乎乎，湿润润的，看来，姥姥已经洗完了脚。我登着木墩门好大门，定定神才进屋去。

姥姥并没睡。她盘着腿坐在炕上，好像跟谁生气了。

“野够了？她还放你回来了？怪不得呢，昨天观景（做梦）观到结婚唱戏的，可有热闹事了呢。

“也怪不得你妈嫌你淘气，怕惹事，可不就是个让人操心的孩子！

“愣站着干什么？抱屈呀？你小舅亲眼见你去的。还不上炕！”

我狠狠地瞪了舅怂一眼，脱了衣服，把它们扔在板凳上，跳上炕，扯过被子。

“睡、睡，应不应承错了？”

姥姥和我争扯着被，泪花花在眼里打转。

“供你吃，供你穿，可不供出了个小冤家！”

说着说着，声音变抽噎了，好像水流得很平稳，突然受到了阻碍似的。

我的心很难受。我光着脊梁躺到炕角贴墙的地方。想月亮。想星星。想大江。想菜园中的蚂蚱、蝴蝶、蜻蜓和蜜蜂。想牵牛花、蚕豆、梦中的项圈。想清淡档的月牙。我真想变成其中的一种。

挂钟“嘀嗒嘀嗒”地响着，外面的月色多美。要是奶奶、姥爷、姥姥、小舅、猴姥和我一起围在桌子边，边讲故事边赏月，那该多甜人。可是，我知道，在我没有去奶奶家之前，通向她家的窄盍的小道，就是一具僵尸。现在，这具僵尸只有我一个人敢踩。

嗡嗡地叫，是蚊子。秋天的蚊子叮人可真凶。准是姥姥又先打灯、后关窗的。姥姥可真是的，连这么简单的先后次序都记不住。她好可怜，她的柱儿死了，可她不知道。

月亮是圆的。我想，在姥爷眼里，它不是圆的。它确实实缺一块。姥爷在干什么呢？他一定在想柱儿。因为每逢年节，爸爸都要念叨死去的爷爷。也许姥爷正站在月下，手里捧着几粒西瓜子吧？应该刮一阵小风，吹落姥爷眼角的泪，吹起他的一头白发。那白头发向上一绺，拂动着，一定像团烟。让烟上天吧，化成袅袅的云。没了白发，姥爷会年轻的。

这样想着，我爬起来，去翻装瓜子的盒子。

盒子空空的，像一个饿急了眼的大肚罗汉，空着肚子，等待吞噬一切能吃的东西。

我小心地合上它，悄悄缩在姥姥身旁。

她哭倦了，她不舍得接我，她一声不吭地躺下了。我把头伸在她胳肢窝下，抱着她的腰。

她的皮肤这么松，这么粗，一摸就触着骨头。她也老了。这么些人都老了，我更加相信自己在长大。

我老了会是什么样呢？

(文学视界)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 回目录